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逢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五十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郵一元八角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上海香港 馬玉山 糖果餅乾公司

香蕉克餅 每罐一元 每磅五角

南京路三十七號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蘊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療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清理血分普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家藏良藥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爲大瘡不成則已成則潰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痛苦難言竟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單方秘傳專治一切大瘡無論身上手上面部上生何種腫毒來勢凶惡者祇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即可化危爲安漸漸消退不須再服誠衛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件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願中華愛國者吸雙喜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瘰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因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宮之力終身難孕遺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措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腫起果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封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本埠君可以就近購取

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已經在俄國發生絕大的影響便是在世界上也發生絕大的影響表現一國的國民性是文學的精神思想諸君要知道俄國的國民性要知道俄國的文學狀況由來便不可不看本社將要出版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這部小說集是本社特請耿匡沈穎等九位精通俄文的人選譯俄國名家短篇小說五十餘篇都四十餘萬言從普希金(Oushkin)到柯勒基(Gorky)共二十九人(如哥郭里(Gogol)屠格涅甫(Turgeniev)托爾斯泰(Tolstoy)柴霍甫(Tchehoff)等都在其內)將俄國文學作有系統的介紹每家各附有肖像和小傳全書計分四集第一集先行出版凡留心俄國文學的人不可不讀凡留心俄國現在情形的人不可不讀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鷸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薛寒娜斯特著 謝溟行譯
守關兵 萬斯可甫著 耿匡譯
夜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雍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洋裝一厚冊現已付印六月底出版定價大洋七角郵費四分預約價洋四角外埠加郵費二分預約期間自即日起至本年六月底截止外埠以寄信日期爲準 第二三四集亦在著手編印出版期再行預告 文學源流 鄭振鐸君編 可作俄國文學史讀 亦不日出版

北京樂家園後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啓

內服 海州精 清血解毒

每瓶一元六角 每打洋十六元 各外埠本分號均有發售

花柳症及外症第一妙藥

失足花柳之塲既受其毒往往不肯告人而求治於江湖假士一經包醫往往徒費金錢 [illegible]

總發行上海中英大藥房

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瘋疥瘡乾瘡濕瘡等以此藥擦之止癢定痛內服外擦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好每人每病一元收藥洋不好退還原價外埠函購郵費加一郵票通用寄費五分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新華玉芳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光學精深

總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鑒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傾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啓

和盛號首飾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兌躉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己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真正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衰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謹啟

萬應消痞丸

痞塊一症患之最多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常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觀自山人所秘傳無論痞塊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湯潑雪漸消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美慶里四弄一家正處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製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茅異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郭山茅穎尤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雞毫羊毫尤爲適用頗承各大名書畫家交口稱善亟應公諸海內爲文人學士臨池之一助本莊並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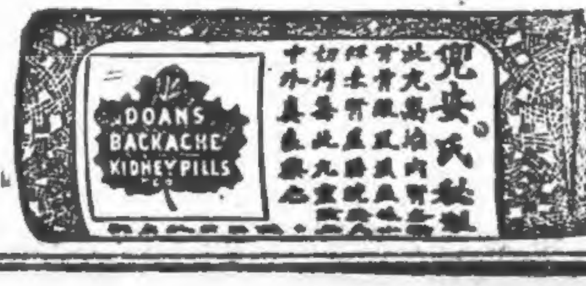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致之病如腰背痛臂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風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夫妻問題之研究

（丹翁）

江都方君地山詩云、世界有三權、富貴美顏色、之三者、固世人所日涎之而不可必得者也、業既有之吾身矣、惟患失之、而乃毅然棄之、一若輕於鴻毛者、此其人、如非古之聖賢、亦必古之英雄、恐並世不得而見之矣、不意乃於吾身親見之、其一則盧督軍廢督之宣言也、督軍貴矣、其權力又足以病民、民國國民之流離失所、半出於督軍之賜、故民間之望去督、同於去毒、督之爲言毒也、今盧子嘉之言、有如時雨、記者亦一民、豈有二心、拜嘉而已、其一則西南偉人某氏、實行均產公妻之制度也、民國富豪、以武人居首、某氏當不至獨貧、既未聞某氏素抱獨身主義、意氏之權力所及、其後堂下陳、爭妍鬥寵者、當不止主婦一人、某氏竟能若此、就氏之個人論之、固記者之所深佩以爲難者也、記者無負郭之田、半畝之宮、凡金石刻及其他玩好、不乏藏匿之術、均產問題、非記者所措意、獨黃臉婆兒、居記者之室、爲記者生男、十餘年矣、敝帷不棄、況衣服乎、萬一某氏之政見、如洪水之來、莫之能禦、不可不研究之於事先、余急歸告余妻、余妻不學、事事如自縛之繭、掩耳急走、以爲非人類所應有、稚子在旁、大哭不止、謂其母將爲他人之母也、告隣之婦、則戟手大罵、謂以爲余挑之也、余念方有廢娼之議、娼亦人也、當平等視之、乃走娼寮逢人而語焉、其少者不信、惟有失業之懼、其年事長者、方兢兢自喜將爲未來之公妻、遂舉所互相研究者、著於左篇、

一曰限　民智不開、公妻之制、實行必有阻力、當擇曾受高等教育之夫婦、且富於新思潮者、以身爲之倡、使一般愚民、有所觀感、以試驗其學說之有無流弊、然後議實行、庶幾彼等於此乎、然而某氏必不出此、雖不敢謂氏濫用威權、究偏於急進、民國既無議功議貴之條、可以苟免於例外、某氏方以爲使民開通、使婦女解放、正其造福於民者深也、語其權力、雖貴如省長議員弱焉、設某氏挾兵力而入於其宮、狎其所親、誠無抗拒之策、如不贊成、惟有寄命於他省耳、其他蚩蚩之民、使之由不使之知、復何恤焉、故知其公妻制必無限也、

二曰養　養贍婦女、爲男子之天職、幼育於父、長食於夫、夫死則就養於子、古人三從之義、未必非出於飯碗問題、民國開化、離婚已爲習見、然裁判官廳、對於夫棄其妻者、猶必責其任養贍之費焉、世俗日漓、二子三子分養其母者、互相推諉、往往不如獨子者養親之孝、然尚有母子之名分維系之、斷不敢使其母不飽也、今人盡夫也、啼飢者誰之妻乎、恐宿於西家、則西家歡迎、食於東家、則東家峻拒、尚不如比丘尼有託鉢之門矣、若使爲男子者、免終身之累、而但營夜合之資、豈非男子所甚願、然由此道也、則娼妓而已、尚何妻道之足云、或謂婦女既自謀解放、未有不謀職業以自食其力者、當終爲男子之蠹乎、且以某氏之力、亦必能爲婦女闢一公食場、其費亦使民間公任之、特民間少數之五不男者、有義務而無權利、未免向隅、然婦女既以失節爲小事、斷無餓死之大事矣、

三曰年　婦女少年　楊花水性、既破除禮教、便公然爲公女、或有樂此不疲者、迨色衰之後、雖娼妓亦有黃絁入道者矣、乃憂忘談卒、堂上編命者英、少已雞皮、床頭又非男妾、當不足搜入異苑、侈爲笑林乎、且某氏尚在壯年、非甚耄耋、卽無板輿之慈親、無服之父老、諸姑從母、當不乏尊屬之人、豈周公之禮既廢、老者之筋力便可有爲耶、夫夫權亦惟爲人夫者能自棄之、猶之督軍始可言廢督、今某氏竟欲其激於公義、一概捨身、甯非侵他人之權夫耶、或謂或女業者必不徇俗情、某氏既示人以大公矣、大公者無我、雖其直系眷屬、猶之人妻也、諸姑從母、其能免乎、

四曰貌　貌之美、天也、審美亦天性也、娼妓之美者、應接不暇、否則門前冷落車馬稀矣、雖易其名目曰公妻、能逃此天然例乎、古來惟納無鹽之齊王、爲宋玉所譏之登徒子、別有性情、不可思議、若馮敬通則不能不形之於賦矣、其餘則爲舊俗所拘、見誑於媒妁之言、受迫於父母之命、適然遇之、忍而盡人道之義務耳、是自由結婚之例開、醜女斷無佔優勝之一日、今昌言公妻、恐世之醜女、終身無見答者矣、或謂醜女之外、亦有醜男、既屬天然之匹偶、且叔季之世、是非混淆、唯知學說新奇、以爲自炫之標幟、又安知無逐臭之夫、自命爲審美之大家者乎、正不必爲醜女過慮也、

五曰毒　多夫之害、梅毒蔓延、充其所至、可絕人種、能無懼乎、或謂方今醫學昌明、既確知梅毒發源於印度、自十字軍西歸、始傳於歐洲、特借多夫之女爲傳染之媒介、並非多夫之女所能產生、使多夫果產生梅毒、則西藏婦人、於頭上飾作多角、以爲多夫之商標者、頗不乏其人、何以吐蕃遺種未絕耶、故知其不然矣、且某氏既主張公妻、亦必有檢查之制、救濟之方、男子既無所容其私、女子自無所用其秘、撲滅梅毒、易於反手、又安能蔓延於文明之世哉、

六曰爭　一夫一妻、各有分定、雖閨房之中、甚於畫眉、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今則床笫若市、無幽閑之可言、琴瑟喧鳴、豈靜好之在御、笑啼不敢、信哉兩夫之間難爲婦矣、胡敢多爭耶、或曰、何爭之有、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守白圭之法、已不患無妻、況於大同之世乎、

七曰強　男女之道、可以情感、不可以勢迫、強人以酒、尚非敬客之禮、況強人盡妻道乎、雖野蠻之世、已知此義、故強姦者服上刑、斯巴達之制、凡非犯罪之男女、女子見壯健之男、則曰吾將求美種、男子見壯健之女、亦曰吾將爲師求田、夫既卑其詞曰求、可應亦可拒也、今則明定爲公妻之制、安有妻而可拒夫者、斯巴達之制、當然不適用於今日也、然則某氏欲以武力強民妻之同意乎、或曰非也、子皙之美、不如子南之夫、某氏已具優點、原無所待於強也、然則強女子爲公妻、獨非侵犯女子之自由乎、或曰亦非也、開明之政、曾實強迫教育、而人不以爲非、以無教育之人愚、而受教育之人智耳、今強女子爲公妻、亦正以背爲公妻者智、不背爲公妻者轉愚耳、縱其自由、尚焉得謂之強迫哉、

數年以來、西南日日言護法、若某氏者、兼能爲演臏兒法之護法者也、余雖不能不自私其妻、而處今日新思潮勃興之時、亦不敢不隨時髦學子之後、額手頌之曰、大哉某氏、

吹

（石皮）

我與一切總統之關係

列位看報的先生、我這裏先與你告個罪、我今天放肆、我要吹一下子、吹得對不對、不要管他、橫豎現在是牛皮世界、吹破了、也還是一個石皮呵、若講起吹的本領、自然是把自家抬到三十三天、但是善於烘雲托月的吹學大家、便專在他左右前後的人身上用力、把與他有關係的人、抬到三十三天、他本身自然不知不覺的上了三十四天了、我今天這一吹、到也是有志向上、既然是彰明較著的大吹特吹、自然要學那第一等的吹學大家、把與我接觸的人、先吹他一吹了、照我們現在這種卑陋的眼光看起來、皇帝既然斷了種、這偌大一個國內、三十三天的人物、自然是甚麼大總統了、哈哈、凡是當大總統的人、都是我的朋友、至少也是我朋友的朋友、就是不能算朋友、至少也對面說過一句兩句話、哼哼、還有在未當大總統的時候、就與我相識的呢、要數道堂哉皇哉的大總統、破題兒的中山博士、我在他退職以後、到也有幾次握手談心、先作禍後扶正的馮二先生、他在南京城裏帶做副總統的時候、我去替他道喜、對面灌的米湯、到也不少、就是那起義元勳的黃皮妹妹、在他正位中宮的時候、我也曾隨班覲見、他既軟語叮嚀、還送了我一張相片、若再提起這赫赫當道的守戶老兵、我們還是山海關外吟詩喝酒的老朋友、可惜我現在飄流海上、若是憔悴京華、說不定、在晚晴簃中、還要分他一席地呢、不過有一件終身憾事、那一世之雄的項城宮保、我與他竟無一面之緣、這也是實在沒有見過面、拉扯不上、然失了吹的根據、也就無可如何了、然而我也不必心灰意懶、我認得的闊人還多呢、上海第一任的花國大總統冠芳、我與他在酒席筵前、見過好幾次面、就是他現在的這位總統夫人、勉勉強強、也還認得我的一個朋友呢、再說那先是副總統後來改做大總統的菊第、我也有一個朋友、與他交情很下得去、我有一次、說了一句、有個人帶信與你、那菊第總統、就知道是這個人了、還有前任的徐大總統、提起來更加海外、不但他在樂餘里的洪姆時代、我就與他相識、那一年在北京韓家潭一家清吟小班內、他拿不兌現的中交票子、換我的上海現洋鈔票、非但不要他貼水、而且他還是以少換多、這件事、還有小憑丹翁一班人、可以做個見證、我總算能接濟大總統於微時、他一旦飛黃騰達、能就不睬我嗎、說到現在的花國大總統好第、香國大總統琴寓、我們總算曾廣里跑馬廳的老朋友、前天晚上、在某酒樓雙雙的碰見、我就先向我這兩位老友道喜、以後繞來繞去、說道現在用場太大、米又貴到十幾塊錢一石、像要求兩位大總統栽培的意思、或是說一句話、或是交一個條子、兩位大總統都一口答應、這種義氣、恐怕別的大總統、還沒有呢、列位先生、我句句說的都是實話、雖吹實在不吹、列位先生看見我有這許多闊氣朋友、指日不免富貴逼人而來、也應該替我敬賀、我現在要同列位先生告一個假、因爲花旗的威爾遜、請蘇州的小腳珠吃晚飯、邀我作陪、他們外國人、請客鐘點、不能差誤、我現在就要上那邊了、再會再會、

梅戰閒評

（凌霄漢閣）

邇來晶報多筆戰、梅戰文字尤豐富、可謂熱鬧已極、我輩只看熱鬧、未免太舒服、若加入戰爭、又未免不值得、不如以第三者之地位、作相當之批評、不必認眞、不必傷氣也、

戴梅者多如鯽魚、（今之自命捧梅者、殊不慚梅之地位、尚待此輩捧耶、謂之戴梅、尚爲差近、所謂依草未光者也）而貶梅者、只一小隱、勢雖孤而氣益勇、可稱健者、其所持論、梅黨固蹙額、卽非梅黨之人、亦或以偏於感情少之、我謂此須先看擠梅黨方面之所謂輿論、是何等情形、感情二字、卽「酒色財氣」四字之末一字、今戴梅者或「吃杯酒軟了口」或「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或「色不迷人人自迷」如名士何某看見春香捱打、便疼得要拿自己的楷去代、此雖當日之玩偶姑者、不至如是之輕薄、而戴梅者或且以爲榮也、以上種種關係、而『氣』的關係、較覺感情上之言論、已自格高調響、蓋假民意假道學、皆社會之蠹、有楊度夏壽田、不可無孫洪伊梁啟超、有劉師培林琴南、不可無胡適之陳獨秀、在一方面、雖覺爲『大逆不道、』然而此殺風景的人物、實不可少、

愛克司光錄

（一）（二）（四）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九回　劉海蟾狂吟新體詩　邵璧虎大罵舊文學

劉縣子死後、家駒便將磨坊關閉、憑着他這秀才身分、常常聯絡本地紳士、倒還很有名望、光復之後、有人公舉他做本街街董、凡有公益的事、都肯出來辦理、平時同張三丰往來極其親密、仗着張三丰他們權力、一直由街董薦升到育嬰堂總理、六十歲外、膝下還沒有子女、他平時供奉着一幅劉海戲金蟾的神像、日日在神像面前、禱求子息、可巧便由第三個姬妾、生了一個極肥極白孩兒、論那孩兒的臉蛋兒、圓溜溜的同那畫兒上畫的劉海一般無二、家駒便特他取了名字、叫做劉海蟾、以示不忘神賜的意思、海蟾長到八九歲上、他父親很希望他能傳家學、外間雖有無數的學校、怕他兒子沾染時髦氣習、決意不肯放他入校求學、特地請了二位老學究、在家裏教他讀書認字、四書五經、依舊成大本的、逼着海蟾背誦、無奈天資魯鈍、一直讀到十八歲、凡是讀過的書、一句總記他不得、勉強做做文字、也是驢頭不對馬嘴、他的那位先生、爲着飯碗問題、少不得馬馬虎虎的、會見東家的面、昧起良心來、誇讚他這位高足、如何聰敏、如何秀拔、家駒因爲外事很忙、也沒有功夫去查點他功課、背地裏還抱怨政府裏、不該廢了科舉、不然、他這寶貝兒郎、怕不是世襲的秀才、這且不在話下、說也奇怪、劉海蟾雖然秉受着他這頑固乃翁的遺傳性質、至於他的見解、却大不以他乃翁爲然、自從解了知識以後、常想脫離這專制家庭、在社會上研究文明交際、他交結的一班朋友、大半是那些青年學子、還有許多妓界、也同他着實親密、所以腦筋裏、却灌了無數簇嶄新鮮的思潮、至於滿嘴的新名詞、更是不消說得的了、同他往來的人、也知道他胸無點墨、當面雖是奉承、背後却十分瞧不起他、至於不肯同他疏遠的緣故、却因爲他家資富有、平時的酒食徵逐、倉猝的挪借通融、頗能叫人感激、雖不敢公然充做座上客滿的孔北海、却不失爲一個揮金如土的陶朱公、這是別人及不來他的地方、這一天在張三丰那裏、無意中會見祝鵬文、愛他面目清秀、談吐安詳、他本是好客的公子、當時遂向他說了一句、得暇不妨來過訪、在他原是應酬閒話、誰知祝鵬文却牢牢記着、不曾隔了幾天、便按着那名片上的居址、一路尋訪到來、（未完）

夕陽紅檻錄

（三〇）　鵷雛

第八章　悟解入禪桃花破碎　好春如水倚夢飄零

却說當下湘秋舉目看時、那兩人非別、前面一個正是貝虎臣、後面那個儒衣芒履、清瘦面容的、正是那從前名士現在名僧的黃昏曾者、那位黃昏曾者、在家姓張名範字紫霜、籍貫是鎮江人、又有些人說他是山東人、却連他自己也不很談及、他出身是個農家子弟、家裏很是寒苦、八九歲上、就和隣近莊家趕趕牛賺幾文錢、却夙性頴悟、具有慧根、有一天他牽着牛、在近傍一塊荒地上、放牛吃草、忽然間濃雲密布、大雨傾盆、天下雨了、那風也吹得很大、這時正是暮春三月天氣、近傍籬落邊、一顆白桃花樹、那花葉子給風吹雨打的四散分飛、他看見了、忽地呀的一聲大哭起來、趕緊牽着牛回去、把牛交給莊家、回到自己屋裏、還是哭個不住、他的娘撫慰他、問他爲什麼哭、他只自說不出來、却心中就有一種生命無常之慨、常常往來於心、後來他深通釋典、精修梵行、畢竟於此時已具了根基、他雖然沒從師讀書、認不得字、可是他的天姿、實在非凡、有一天他牧牛到一個荷塘深處、那時六月之初、天才破曉、那荷葉田田的濃有清露、荷花紅白相間、十分可愛、他忽然想把他畫出個樣兒來、於是尋覓了些煤炭、找了幾處破紙、就在荷塘邊對着荷花寫照起來、起初不大很像、不上三天、却已畫得很有點意思了、他畫出個興趣、索性把一向積的幾文零錢、買了一百鏤紙一錠墨一管筆、大畫特畫起來、荷花之後、就畫楊柳、畫芙蓉、花卉門畫完了、就畫翎毛畫艸蟲、後來竟然畫山水了、却多在牧牛的時候、牛去吃草了、他空着就畫起來、畫好了、也不給人看、所以人家也不曉得、後來年紀有十多歲了、他不牧牛了、只幫人家種種田度日、一天他跑到一個地方去閒玩、天已垂晚、野渡荒汀有一個和尚坐着個小船在河裏過來、他觸景生情、忽然的就會吟詩、隨口說了一句叫做夕陽紅近一僧來、只沒有續下去、當時沒人知道他不識字而會吟詩的、後來他遇到一個知己、到東洋去遊歷、把他帶了去、他竟然觸類傍通的字也識了、書也會看了、就在東洋念起書來、不上十年竟成了個詩書畫三絕金石篆刻音樂詞曲無一不通無一不精的大名士了、

▶上海名妓　好第◀

（新世界所選之花國第三屆總統）

說梅

（春覺生）

到了民國六年秋間、北京有日本人所辦的順天時報、要想在北京劇界出出風頭、弄幾個錢、是年劇界的譚大王去世、於是該報設出法子來、要由報上選舉劇大王、以繼譚老板的後身、是時小梅、正是全盛時代、北京一般惡官僚臭名士、幾乎無人不拍小梅的馬屁、時值順天時報選舉劇界大王、正可藉此恭維小梅、於是大家釀金湊錢、努力給小梅買選舉票、要把這個劇界大王、穩安在小梅的身上、到了此時、鄙人實在按捺不住了、是年國會已經解散、鄙人安閒靜居、於是把戲劇新聞接辦過來、自己主持、藉作消遣罷了、恰趕上順天時報舉小梅作大王、將要揭曉的時候、鄙人力持反對、北京地方、本是政治中心、社會人心、污濁骯髒、已達極點、惟獨劇界尚存有一點公理是非、所以那時節鄙人忙的、也不在少處、譬着鄙人一力反對此事、後來小梅託人來運動、送給我錢、我就一面拒絕、一面回覆他幾句話、我說道、我是北京人、而且我們作過京官的、只知道是玩小旦的、只知道把錢給唱小旦的來花、萬不能伸手接小旦的錢、拒絕以後、順天時報的聽花、又託人來運動、因爲余叔岩與我們很要好、平日我很推重他的、聽花深知此中底裏、所以運動我、提出條件、要把第二名、送給余叔岩、於是我又回覆他、余叔岩的事、我更不能聞問、拒絕以後、我的報紙、照常攻擊、差不多滿紙都是攻梅作大王的文章、誰想該報號稱順天、居然逆天行事、選舉揭曉、果然小梅當選了劇界大王、公佈以後、北京無論梨園行、票友界、以及久看戲的朋友、輿論大譁、從此攻梅的文章、無來無老、可惜馮老六、合一般逐臭的梅徒、費去許多金錢腦力、所有京外劇界、就沒人承認他是劇界的大王、後來有一個朋友、下了一個定評、說梅蘭芳是日本報所舉的、只可算是日本國的劇界大王、不能算中國的劇界大王、所以上年小梅到日本、明着作唱戲的生涯、暗中給賣國賊拉勾當、日本報紙、就恭維他爲劇界大王、此次小梅到上海、報紙上就沒恭維他爲劇界大王、可見輿論界的公理尚在、（未完）

春江花事

（鴕老）

▲琴寓同好第、自從分別當選爲香國花國總統以後、外間紛紛傳說、接到什麼閒恐嚇信、我因沒有看見、不敢斷定有沒有、不過琴寓那裏、曾經有人、拿了一本施材會的捐簿、請他開頭一名、琴寓沒有答應、好第那裏、也有一個什麼善會、從郵局裏寄了一本捐册、一封信去、那捐册上邊、列的值年董事徐姓、還有一個王姓、多是上海社會上三等有名人物、怎麼也幹出這樣的事呢、我想本人一定是不知道的、好第接到之後、也沒去睬他、昨天某報的雷浪上、有香國大總統琴寓花國大總統好第同時各接嚇詐兩件云云、如此看來、那些假名慈善機關的人、彷彿與恐怖黨互通聲氣的、但是我總望眞眞救濟人的慈善家、聲明一下才好、不然竟合着同惡共濟這句古話了、

▲新世界花國成立那天、是陽歷六月一號、各報都有紀載、我也不必再去作那關門閉戶掩柴扉的重疊話兒了、但是裏頭還有些事、各報都缺、原來那天本來預備新聞記者席的、誰知道人一多、站的地位都沒有、那裏還有坐呢、那天到會的花國職員、却是不少、但是入睎場候在舉花小憩席上的、祇有好第髫君琴寓金湘娥珍珠花徐萃如曉霞合桐青鳳靜第錢素珍十一個人、其餘都在自由廳外面瞧熱鬧、那舉花小憩席上、偏擠了許多人家人、同着大總統以下的護從人員、百花仙子、照着禮節單是活動的、不過那一天的人一多、加着這般百花仙子、一個個都是呆如木雞、那麼就叫他們立在後扇、有個促狹鬼、比做他楊家的屏風、頑笑開的很是、這都是人家沒有記、我把他紀出來給閱報諸君噪皮噪皮、

▲堂子捐照會這樁事、一般老鴇龜奴、爲着飯碗問題、多已特別注意、忙着搬到南頭去的也有、搬到法租界去的也有、其實這般龜鴇、又不是世世代代吃堂子飯、除掉了這勞什子生活、就不能去勞的自動生活嗎、有人說、這般人吃慣過意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原是中國社會上五大廢物的一種、他們這樣的忙、也如別人爲着飯碗問題忙一樣、我聽了、四邊一望、又是氣、又是笑、

▲三馬路寶玉、這一回大做生日、門口紮了許多綵、熱鬧得非常、同院的鑑冰及妹妹、就有些相形見絀、所以鑑冰天天同一個姓邱的、打得火一般熱、院裏的事、一概不管、

▲前幾天某報專電說、民慶里樂情家裏、天天有幾個人在那裏弄骨牌巴九奶奶贏得最多、但是這幾天、大贏家又變成大輸家了、幾幻莫測、眞合着那句『三更富貴五更窮』的俗語哩、